

元明清诗苑揽胜

下

◆历代诗苑揽胜丛书

黄为之 杨廷治



〔历代诗苑揽胜丛书〕

◎ 黄为之 杨廷治 / 主编

元明清诗苑揽胜

下

华语教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元明清诗苑揽胜. 下册 / 黄为之, 杨廷治编著. —北京: 华语教学出版社, 2004
(中国历代诗苑揽胜)

ISBN 7 - 80052 - 970 - 3

I . 元 … II . ①黄 … ②杨 … III . ①古典诗歌 - 诗歌史 - 中国 - 元代 -
通俗读物 ②古典诗歌 - 诗歌史 - 中国 - 明清时代 - 通俗读物
IV. 1207.209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1750 号

元明清诗苑揽胜 (下册)

主 编 黄为之 杨廷治
编 委 杨天舒 陈 辉 杨立群 黄锡之
成伟武 苏伯华 方 敏
组稿编辑 单 瑛
责任编辑 蔡希勤
绘 图 李士伋
封面设计 唐少文
印刷监制 佟汉冬
出 版 华语教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
电 话 (010) 68995871 68326333
传 真 (010) 68326333
邮政编码 100037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大 32 开(850 × 1168)
字 数 168(千) 图 40(幅) 11 印张
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 - 80052 - 970 - 3 / H · 1557
9 - C - 3577PB
定 价 20.00 元

目 录

- ◎雨后梨花 / 1
- ◎鸭鹅争鸣 / 9
- ◎西湖竹枝 / 15
- ◎四娘鬼诗 / 22
- ◎血染桃花 / 29
- ◎慎交择游 / 35
- ◎维民所止 / 41
- ◎二娘治砚 / 48
- ◎时文八股 / 54
- ◎书生落难 / 62
- ◎鹤蚌联句 / 68
- ◎乾隆玩诗 / 73
- ◎打油诗话 / 79
- ◎杀妻烹子 / 86
- ◎卖画扬州 / 92
- ◎衙斋听竹 / 101
- ◎重返扬州 / 108
- ◎板桥受骗 / 114
- ◎纪昀巧对 / 122
- ◎纪昀砚铭 / 131
- ◎蓝出于青 / 139
- ◎天作之合 / 145



- ◎侠胆诗才 / 151
 - ◎温州婚俗 / 157
 - ◎闺阁弟子 / 165
 - ◎自索挽辞 / 174
 - ◎情种泣红 / 182
 - ◎笔砚姻缘 / 190
 - ◎汤鹏铁画 / 197
 - ◎泪洒边陲 / 203
 - ◎丁香花案 / 210
 - ◎画梅充租 / 218
 - ◎学童改诗 / 225
 - ◎绝代风流 / 231
 - ◎六君死难 / 237
 - ◎难酬知己 / 244
 - ◎珍妃之死 / 252
 - ◎赛金花吟 / 259
 - ◎鉴湖女侠 / 268
 - ◎参考资料 / 275
- 诗词篇名索引 / 279
诗词名句索引 / 311
诗词作家索引 / 329

■雨后梨花■

清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，施闰章在山东任学政，掌管学校政令和科举考试。他心中一直惦念着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一段悲伤故事，一日得闲，便决心去寻访遗踪。

施闰章来到滋阳县（今山东兗州）北的新嘉驿。他一走进驿馆就向后院奔去。他顺着土墙来回察看，不见任何传闻中的痕迹，土墙前有座碑亭，也与他记忆中的往事毫不相干。他有些失望，正想折回前院，迎面走来一位须发尽白的老人，看穿着打扮，像是这驿馆的役卒。

施闰章迎上前去，一拱手，说：“老丈，你好啊！”
“好，好，有劳大人问候。大人来此有什么事吗？”
老人连忙回礼说。

施闰章说：“本官记得，这新嘉驿后院土墙上，有一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女子的题诗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”

老人说：“大人你看，老小儿今年整整七十岁了，在这驿馆供役几十年，驿馆里的事情。无论大小，老



小儿没有不知的。大人说的这会稽女子的题诗，我不仅知道，至今还能吟诵呢。”

“啊，这就太好了。这会稽女子的题壁诗，早已传遍士林。本官每诵其诗，都不禁伤怀落泪。今日公暇，特来凭吊。”施闰章深情地说。

“走，我们边走边说吧，我带你去找。唉，不只是她的诗感人肺腑，她的身世更让人伤心掉泪啊！”老人说着，泪光闪闪。他叹息着，陷入了沉思，然后慢慢地讲

述起来：

“四十年前了，明神宗四十七年（1619年）早春，一天，一位将军携带家眷路过这里，暂住驿馆。将军的妻子仆从数十百口，小小驿馆，一时变得杂乱拥挤起来。老小儿当时正是壮年，跑前跑后，尽心侍候。上路那天，还没大亮，将军把老小儿叫去，说是他的一个小妾不见了，还少了一支银制蜡烛台。我听这话，

还了得？赶紧在前带路，领着将军，满驿馆搜寻，可哪儿也没找到。后来走到后院，见土墙前面的大石碑上放着银烛台，蜡烛还点着。将军走近土墙，借着烛光一看，见满墙是新写的墨痕。”

“哦，写的是什么？”施闰章问。

“余生长会稽，幼攻书史，年方及笄，适于燕客。嗟林下之风致，事腹负之将军。加以河东狮子^①，日吼数声……”

“啊，这就是她那篇诗序，是说她刚成年，就嫁给了一位燕客，她嗟叹自己空有闲雅的林下风范，服事大腹便便、胸无点墨的草莽将军，加之将军妻子嫉妒、凶暴如狮子，天天要怒吼发威。真可怜啊！”施闰章感叹说。

“是啊，将军看着看着，顿时暴怒，破口大骂，转身带着全家走了，也不再问那走失的小妾是死是活。老小儿送走了将军一家，急忙走到后院，再来仔细看土墙上的题字。我也禁不住叹息，唉，可怜这将军的小妾，自幼熟读经史百家，刚成年，就嫁给一个十足的草莽武夫。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书香闺秀，既无知已，又逢悍妇，白天多受凌辱，夜晚常伴孤灯。将军一家临行前一天又遭悍妇一顿毒打。她再也不能忍受，

^① 《容斋随笔·三笔·陈季常》载，陈慥，字季常，自号“龙丘先生”，好宾客，其妻河东柳氏特凶暴嫉妒，常在客人来访时也吼叫不休，故苏轼有诗云：“龙丘居士亦可怜，谈空说有夜不眠；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”狮子吼，佛家以喻威严，陈慥爱谈禅，故苏轼借佛家语跟他开玩笑。

决心一死了之，但她一转念，就这样默默死去，虽可泄愤于冥府，却不能鸣冤于人世，于是，乘夜深人静，来到后院，以泪和墨，借着烛光，写了一篇长序，序后题了三首绝句，希望今后能遇知音，读诗传事，为她雪恨。”

施闰章听了，无限感伤。他双眼凝视着那灰暗的土墙，像要穿透厚厚的泥土，重睹会稽女子的字迹。过了许久，他用低沉的声音吟诵起来，仿佛土墙上那会稽女子的自序和题诗还墨迹未干，赫然在目。

“……余笼中人耳，死何足惜！但恐委身草莽，湮没无闻。故忍死须臾（短时间），候诸妮子睡熟，潜步后亭，以泪和墨，题三绝于壁。庶（幸儿）知音读之，悲余生之不辰（不逢时），则余死且不朽！”

银红衫子半蒙尘，一盏孤灯伴此身。
恰似梨花经雨后，可怜零落旧时春。

终日如同虎豹游，含情默坐恨悠悠。
老天生妾非无意，留与风流作话头。

万种忧愁诉与谁？对人强笑背人悲。
此诗莫作寻常看，一句诗成千泪垂。”

老人听着，不禁直抹眼泪，还断断续续与施闰章

同声吟诵。三首诗吟完，老人说：“大人，你真是个好人，一定是太可怜这会稽女子了，所以事隔四十年，你还来凭吊，把她的诗序、诗文还记诵得一字不差！”

施闰章无限感叹地说：“是啊，‘此诗莫作寻常看，一句诗成千泪垂’，这不是墨写的诗，是血泪凝成的恨！‘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’（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），她一定是个倾城倾国的美人儿，可她不遇知音，还要与虎豹同行，在人前强颜欢笑，背人暗自垂泪，她受的苦难太多，饮恨吞声太久了！她有‘万种忧愁’无处诉说，但她不肯屈服，她在诗中的愤怒呐喊和平，将博得世世代代的同情，她那凄婉冷艳的诗章，将永垂千古！她说‘庶知音读之，悲余生之不辰，则余死且不朽！’是啊，人们读其诗，一定会想到她的遭遇，诗将传诵不绝，这女子也会流芳千古！”施闰章说得很激动，就像感情上遭了一场暴风骤雨袭击，几乎不能自己。慢慢地，他的心情平静下来，问驿卒：“老丈，那女子的题诗处在哪儿呢？我察看了半天，也没有找到。”

老人说：“噢，大人有所不知。当年，那草莽将军没有看完女子的题诗就怒气冲冲地走了。后来，题诗和诗序都传了出去，这武夫才知道有碍他的名声，就又派人回来把字迹刮得一干二净了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这样！”施闰章沉默了。他来回走了几步，然后对驿卒说，“老丈，本官今晚就留宿馆里。

明日，你去找一个刻石工匠来，本官要把这女子的题诗和诗序，都刻在这驿亭的石碑上！”

“如此，大人真是功德无量啊，那小女子地下有知，会保佑大人的。”老人感激地说。

第二天，刻石工匠来了。施闰章把他亲自书写的会稽女子诗序诗文的手迹交给工匠，要工匠精心镂刻在碑石正面。事情已经过了四十年，施闰章终于了却这段心愿。他还用原韵和作了三首绝句和一首五言律诗，抒发感慨与情怀，也一并刻在会稽女子诗石碑的背面。诗如下：

美人零落泣风尘，不惜明珠掌上身。
泪入邮亭千尺土，莫教杨柳更生春。

环佩魂归何处游？若耶溪畔路悠悠。
生前不作鸳鸯梦，定化孤鸿叫陇头。

借问萧郎是阿谁？笑啼不解生生悲。
可怜一夕魂销尽，博得千年客泪垂。

蔓草荒台合，危桥曲沼分。
庭沾春过雨，树老昼成阴。
疲马何时歇？啼莺不可闻。
美人题字处，肠断对斜曛。

施闰章这三首七言绝句，第一首说，会稽女子虽然悲惨地死了，但她洒下的血泪，已浸透新嘉驿的千尺泥土，使这里再也没有了春天，在纪实中，寄托了诗人对会稽女子的深切同情。第二首借王昭君故事，怀念会稽女子。唐代诗人杜甫有《咏怀古迹五首》，其三是专咏王昭君的，其中有“环佩空归月夜魂”句，意思是说，王昭君死在塞外，不得生还故乡，人们只听见她魂魄月夜归来时环佩叮当的声音。若耶溪，西施浣纱处，此指王昭君家乡的香溪，因为昭君入宫前，常在溪中浣纱，致使溪水芳香四溢，故名香溪。施闰章的这第二首绝句，一、二句一问一答，说会稽女子魂归家乡，可家乡归路悠悠；三、四句是说会稽女子生前没有幸福的婚姻，死后定然化为孤鸿在陇头（塞外）鸣冤。第三首，萧郎，对钟情男子的泛称，会稽女子没有找到自己的心上人，可怜玉损魂销，博得千古同情。最后一首五言古诗概括地表达了上面三首绝句的意思，可谓再叹之不足，复又叹之。

施闰章，字尚白，号愚山，是清朝初年的著名诗人，与王士禛、朱彝尊、赵执信、查慎行、宋琬被誉为清初六大家，而王士禛还说，“康熙以来的诗人，无出南施北宋之右。”（《池北偶谈》卷十一）施即施闰章，宋即宋琬。陈文述甚至说：“国朝人诗，当以施愚山为第一，为其神骨俱清，气息穆静，非寻常嘲风弄月比也。”（《书施愚山诗钞后》）这些评价说明，施闰章确实是清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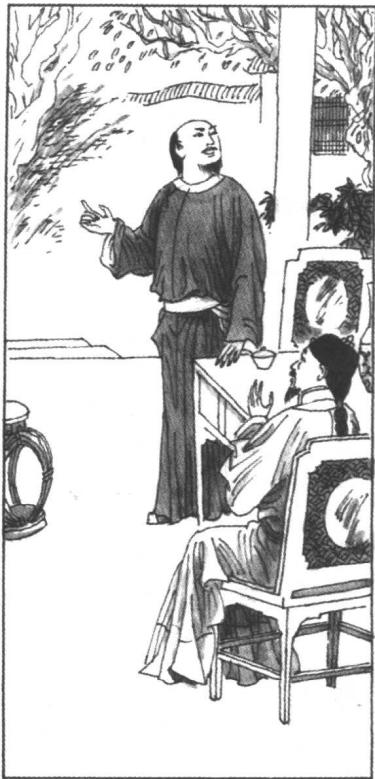
颇有影响的一位大家，是继钱谦益、吴伟业以后主盟诗坛的人物。王士禛曾以“惊心动魄，一字千金”八个字赞誉他的五言诗，他的七言诗亦多“警拔”之语（康发祥《伯山诗话》）。施闰章的这几首次韵会稽女子诗，感情淋漓，凄厉悱恻，令人荡气回肠，悲吟掩泣，尽情地表达了诗人对一个平凡弱女子的同情和悼惜，而又写得珠圆玉润，含蓄婉曲，不浅露，不浮躁，几首诗都如“肠断对斜曛”，情景交融，意境清远，令人遐思，确实表现出“施以温柔敦厚胜”（《清诗别裁》卷三）的诗风。

■ 鸭 鹅 争 鸣 ■

浙江萧山人毛奇龄，是清初的经学大师，又喜欢写诗填词。他治经，力诋宋儒，对朱熹尤其不恭，曾亲手捆扎一个朱熹的模拟草人，置于身旁，每读朱熹书，就用鞭子敲打草人，诘问说：“可如此讲吗？”他论诗，则专主盛唐，力排宋诗，对苏轼尤多责难。毛奇龄一生，著作等身，多有创见，也常失之偏颇，后人论他，不免毁誉参半。

毛奇龄蛰居家乡时，有矮屋三间。左为书房，满藏各类书籍，右为卧室，供夫人陈氏起居，中间是客厅，四周往往站满门生好友，听他讲经论诗。

一天，江都（今江苏扬州）人汪懋麟往访。二人坐在客厅论诗，又你来我往地争论开了。毛奇龄词锋尖利，口诛苏轼不休。他说：“苏东坡倡言以理为诗，以文为诗，可谓谬种流传，败坏了一代诗风。诗言理，不主情，去风骚意趣何止十万八千里！他不通音律，作诗填词，往往不合辙押韵，反堂而皇之曰：‘以文为诗’，可见又是个极不老实的人！”



汪懋麟弦外有音地
说：“愚弟也听说，苏子
以才情为诗，以学问为
诗。而兄长作诗亦以速
为工，以博为贵，文笔
恣肆，才情横溢，非发
泄无遗而不止，所以有人说，
兄长相貌似苏轼，
才情亦似苏轼，不愧是
苏轼后身……”

毛奇龄顿时变色，
仿佛受了侮辱，打断汪懋麟的话，说：“无知小
儿以老夫比苏轼，老夫
以为是奇耻大辱，贤弟
为何也跟在后面信口雌
黄？”

这时，从右边卧室传来陈夫人的声音：“汪蛟门，
你说得对。你没看见他的书房里，到处摊着书？他每
次作七言八句，必定要先考证一番，然后才铺纸疾书，
那不是以学问为诗又是什么？他整天说学唐诗，真快
跟唐朝诗人李商隐一样，要成一只祭鱼獭了^①！我看他

① 参见本丛书《唐代诗苑揽胜·锦瑟争讼》。

也是架不住人家苏轼的雄风，在家暗中使劲呢！”

汪懋麟听了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毛奇龄隔墙喝斥说：“泼妇，知道什么？还不闭嘴！”原来，陈夫人因为毛奇龄宠爱小妾曼殊，所以常常在客人面前借机泄恨，毛奇龄除了忍不住时喝斥她几句，也别无他法。客人们司空见惯，总是一笑置之，后来有人开玩笑说：“曼殊不擅专房宠，谁识君诗獭祭成”（《郎潜纪闻初集》卷十二）。毛奇龄吼完之后，见隔墙再没言语，便转换口气，对汪懋麟说：“李商隐虽有祭鱼獭的恶名，他的诗却是真真的情诗，缠绵绮丽，凄婉动人，西河（毛奇龄的号）学唐诗，便是学的这一点。苏东坡的诗，率意而作，浅露质直，词繁意尽，毫无弦外之音，这样的文字岂能算诗？怎可把我同他相提并论？”

汪懋麟想了想，突然问：“苏东坡有这样的诗句，‘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’，是不是好诗呢？”

毛奇龄一听，不知哪来的一股火，愤然反驳说：“什么好诗？春江水暖，就一定该鸭先知道。鹅就不知道吗？苏子独尊水鸭，是何道理？”

汪懋麟先一怔，继而放声大笑，说：“高论，高论。据老兄高论，苏子另外两句诗‘萎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’，也全是浑话！难道就只有‘河豚’欲上水，别的鱼就不想上水吗？苏子为什么独尊河

豚？”说罢，竟双手捧腹，笑得前仰后合^①！

毛奇龄见汪懋麟这样，一时莫名其妙，竟也跟着嗤嗤地笑起来。汪懋麟不再说什么，起身告辞，大笑而去。

不久，毛奇龄这鸭鹅争鸣，便成为士林笑柄。同时人王士禛的《渔洋诗话》首录其事。稍后的袁枚《随园诗话》，不仅记其事，而且批驳说：“照毛奇龄的迂论，那么《诗经》三百篇，句句都有问题。《诗经》第一篇第一句是‘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’，难道只有‘雎鸠’才能‘在河之洲’，别的鸟就不能‘在河之洲’吗？《诗经》的第二篇《葛覃》的首章是‘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维叶萋萋，黄鸟于飞，集于灌木，其鸣喈喈。’这大意是说山谷中长满了葛草，黄鹂鸟在谷中草木间穿飞和鸣。难道只有黄鹂鸟才能栖息在山谷中，别的什么黑鸟、白鸟就不能吗？可见毛奇龄对苏轼诗的贬斥是太无道理了。”

当代学者钱钟书先生认为，毛奇龄并没有读懂苏轼诗。汪懋麟举的苏轼诗题作《惠崇春江晚景二首》其一如下：

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

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

① 参看本丛书《宋代诗苑揽胜·河豚诗话》。